

全国专家聚首寻找答案

千年山西霍州窑怎样“活”起来



霍州窑址考古发掘现场



霍州古瓷窑



霍州窑部分出土文物

“霍州窑是中国北方白瓷‘最后的辉煌’”“霍州窑遗址继续考古发掘大有可为”“可积极打造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让民众沉浸式体验霍州窑复烧技艺，感受中国传统瓷文化魅力”……

12月2日至4日，霍州窑址考古与规划专家座谈会在山西临汾霍州市举行，全国陶瓷考古、遗址规划等专家学者聚首，共同寻找答案，如何让沉睡千年的霍州窑“活”起来？

霍州瓷窑，登峰造极

瓷器是土与火的结晶，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中国在世界上有“陶瓷的故乡”之美誉，一部中国瓷器史，蕴藏着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唐代“南青北白”的格局创立后，中国北方白瓷的工艺水平达到相当高度。

三晋大地千百年来一直窑火炽烈，霍州市陈村金元时期瓷窑址霍州窑的瓷器，是金元时期北方地区陶瓷手工业的标志性窑场和杰出代表，精美的产品和广阔的销路使它

成为元代北方最为著名的白瓷窑场。

霍州窑，也称陈村窑，因《格古要论》记载而闻名。窑址位于霍州市白龙镇陈村汾河西岸台地边缘，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村为西周周武王弟弟霍叔处霍国封地遗址，后世子孙以祖先封地霍为姓，陈村为霍姓源头。陈村历史悠久，留存古迹众多，保存完好的有明代玉皇庙等古庙宇5座，明清

民居20余座，穿越千年，古意盎然。

据史料记载，陈村窑生产的器具“细腻柔软、釉面泽润，器形小巧玲珑，造型精巧美观，质地薄如蝉翼，脆如秀玉”，历代深受宫廷欣赏，多为宫中收藏。

到了元代，霍州窑已达到北方陶瓷首屈一指的地步，人赞誉“霍州瓷窑，登峰造极”。目前，在大英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临汾博物馆都有霍州窑宋、元、明、清时期生产的瓷器藏品。

走近大众，惠及于民

为了让沉睡千年的历史文物霍州窑“活”起来，走入大众视野，让文化遗产真正属于公众，惠及于民，2021年，霍州市委、市政府启动了霍州窑总体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2022年—2023年，在山西省文物局指导下，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霍州市文物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霍州窑开展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霍州窑开展了有史以来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工作。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岩表示，此次考古发掘，第一次科学地建立了霍州窑业历史的标尺片段。揭露出金代、元代、明代的窑炉和作坊等制瓷遗存，出土了大量窑具及瓷片标本。尤以金元时期细白瓷器型多样，装饰纹样丰富。是研究霍州窑的烧制历史、工艺技术、生产规模、经济形态、传统影响发展等问题科学、系统的基础资料。

在霍州窑址考古与规划专家座谈会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黄信认为，霍州窑代表元代中

国北方白瓷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在中国整个瓷器发展历程中，霍州窑是中国北方白瓷“最后的绝唱”“最后的辉煌”。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院院长柴晓明表示，霍州陈村瓷器生产距今有着1000年左右不断代的历史，这在全国少有，价值非常重大。中国以瓷器为名，要了解中国的制瓷业如何发展，霍州窑是非常重要的标尺，有全国性甚至有世界性意义。

文化遗产，传承子孙

此外，多位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霍州窑址与它共生共长的陈村，古村、古窑、古树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标本，将来要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把文化遗产传承给子孙后代。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晓毅表示，规模广大的窑址上几个点状区域的抽样式发掘，只是揭示了霍州窑冰山一角，下一步还需继续开展工作，尽可能完整揭示霍州窑整

个瓷业生产历史和面貌，不断推进霍州窑的研究走向深入。建议当地政府推动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博物馆，让霍州窑产品实现复烧，文物活化利用，让文化遗产走入百姓生活。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王璐作霍州窑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报告称，霍州窑遗址将建设遗址博物馆，陈村打造成“中国传统村落”，将失落的文化遗存串联成线，利用现代科技为文化遗产

“保驾护航”，让人们沉浸式体验烧窑、考古的中国传统魅力。

霍州市委书记李青雁表示，霍州窑是遗产活化的典型案例，该市将积极推动霍州窑焕发新生，让沉睡千年的文化遗产“活”起来，“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助力霍州窑打造成为文旅融合的样板工程、乡村振兴的示范项目，让文化遗产真正惠及于民。

据中国新闻网 任丽娜

蓄水、灌溉、防洪兼备

湖北屈家岭遗址发现距今5100年史前水利系统

新华社武汉12月4日电(记者喻珮)记者4日从湖北荆门举办的屈家岭遗址考古工作专家现场会上了解到，经过近3年的全面调查和系统发掘，屈家岭遗址新发现多组规模庞大、因势而建的水利系统，为考察史前水利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

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实证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址。自20世纪50年代起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之后，2015年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此持续开展考古工作。

记者在位于遗址群东北部的熊家岭看到，其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构成要素。熊家岭水坝坐落于青木垱河东西向支流的河道上，土筑而成，连接南北两端山体。现存坝顶高约2米、宽约13米，坝底宽约27米，南北长约180米。水坝东侧为蓄水区，与自然岗地合拢面积约19万平方米；西侧为灌溉区，约8.5万平方米，植物考古显示该区域存在史前稻田。溢洪道位于蓄水区的北部缺口处，入口宽约26米，呈南北高北低的走势，体现了“因地制宜”的科学设计理念。

现场解剖性发掘显示，熊家岭

水坝早晚两期界限分明，晚期坝是在早期坝的基础上加高加宽扩建而成。“出土遗物、测年数据表明，早期坝的年代范围为距今5100年至4900年，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领队陶洋说。

与会专家表示，这一发现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的防水御水转为主动的控水用水，部分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屈家岭遗址治水模式的探索，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